

名家说名作·岭南佳果

# 方士：对荔枝，古今艺术家都情有独钟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何文涛

荔枝，是岭南风物的代表，沟通人心与味蕾，也凝集为千年美学符号。从古代贡品到现代佳果，岭南荔枝交织投射了无数历史脉络与名人情缘。

值此荔枝初红时节，羊城晚报策划推出“名家说名作·岭南佳果”系列报道，邀请多位文化名家，解读荔枝沉淀于经典艺术作品中的悠远意象，一抒情愫。



居廉《蝉鸣荔枝图扇页》

## 一 白石老人的情有独钟

“现代以来，画荔枝最出名的就是齐白石，在他之后，荔枝传播自然更进一步。”方士认为，齐白石艺术为荔枝文化注入新的底蕴，也提高了荔枝在艺术中的知名度、辨识度、表现力。“齐白石艺术的特点，是勇于挑战传统中少有的题材，并从中转换成他自己独特的面貌和语言，更形成系列，总结规律，令人印象深刻。”

齐白石对荔枝题材的创作，始自早年“五出五归”中的岭南之行。对这段经历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生平最可纪念的事，老来回想，也还很有余味。”其间，他对荔枝一见钟情，认为“果实

之味，唯荔枝最美”，且“人图第一”，形成了以荔枝为代表的岭南佳果系列。

在一幅《荔枝蜻蜓》上，齐白石曾题有“寄萍老人齐白石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”之句。1907年，齐白石到了广东肇庆，游鼎湖山、观飞泉潭；又往高要县，游端溪、谒包公祠。当时正值荔枝上市之时，由于沿路看到满树荔枝，品尝到了美味的鲜荔枝，齐白石从此把荔枝入画。“曾有人拿了许多荔枝来，换了我的画去。”齐白石在《自传》中不禁感慨道：“这倒可算是一桩风雅的事。”

荔枝创作自此贯穿齐白石



方士(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)与他的作品《荔枝传说》

的一生，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1926年北平的蝉鸣声里，57岁的齐白石徐徐展开《白玉堂前荔枝图》。画中增城挂绿荔枝肩缠蝉线，宛若月老手中的红绳。题跋“愿君知我心中事，白玉堂前结荔枝”，将“荔枝”为“不离不枝”的承诺，最终打动18岁的胡宝珠。

齐白石的荔枝画形制、尺幅不一，画面结构多样，他对荔枝

的喜爱以及通过荔枝寄托的美好意愿是一以贯之的，喜用“大吉大利”“平安多利”“大喜大利”等题款。齐白石所作《荔枝图》曾印成邮票发行，题诗曰：“丹砂点上溪藤纸，香满筠筒露露滋。果类自当推第一，世间尤有几人知。”通过艺术语言的提炼，齐白石的创作进一步丰富了荔枝的文化内涵和提升了荔枝的美誉度。

## 二 东方美学的具象载体

又是一年荔枝红，岭南的夏天在甘甜里生长。

今年5月以来，广州艺术博物院(广州美术馆)为纪念岭南画派代表人物、“中国现代花鸟第一人”赵少昂诞辰120周年，策划展出其数十幅代表性作品。其中一幅《荔枝图》，描绘出蝉鸣荔枝的岭南风物景象——熟透的荔枝色泽艳丽而饱满，沙蝉倒挂在枝干上，一动一静，蓬勃的生命力扑面而来。艺术家捕捉生物一瞬间的灵动姿态，画面充满生机与诗意，传达出一个果香虫鸣的岭南花鸟世界。

作为东方美学的具象化载体，荔枝的文化意象积淀千年。宋徽宗曾以皇家庭院前所熟荔枝为型，题诗并绘《写生翎毛图》，将荔枝与鸟雀共绘，红果绿叶映衬翎羽华彩，庆祝一株荔枝的移植成功；沈周、文徵明等吴门画派人物绘有《荔枝图》《荔枝图》等，文氏更书苏轼《荔枝叹》，以物喻人，赞颂君子外朴内美的品格，寄寓文人志趣……

无论是宋代院画的工笔重彩，还是明代文人的写意风流，如何在同样的题材中提炼语言、展现个性，一直是古代艺术家的追求。“花鸟果

实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表现题材，每位艺术家会对他所面对的自然现实作出观察和艺术化转换。”方士介绍，时至近代，岭南画派画家融汇中西，以写生之法，绘荔枝之魂，使荔枝文化有了新的面貌。

方士认为，岭南画学传承发展，不断革新求变的艺术基因充分体现在荔枝题材的创作中。如岭南画派第一代人物居廉、居巢，借鉴融汇外来艺术，在写生基础上探索撞水撞粉的全面表现形式，描绘出岭南荔枝的氤氲水汽；而在广东水彩大家王肇民笔下，荔枝呈现出热烈与雄浑，艺术家通过精准轮廓与大胆着色，赋予了岭南佳果力量感的一面。

以荔枝为代表的岭南风物在岭南画家的笔下，也在心中，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岭南画派四大著名画家赵少昂、黎雄才、关山月、杨善深，通过“鸿雁传书”的方式，跨越时空合作了130余件作品，既保留个人风格又浑然一体。其中的《果蔬佳果》，荔枝等四种风物各有特色，放在一起又和谐美好。四位大家的合作跨越了时空，情谊满满，一时间传为美谈。



齐白石《荔枝》



赵少昂《荔枝图》

“艺术家的创作首先来自他们对创作对象的感情。”方士认为，荔枝清新可口，建立了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和认知，使艺术表达有了正面的情感。荔枝的“荔”与“利”谐音，取吉利意，画家多以之入画。“而荔枝硕果累累，聚集成团、色彩强烈的形象更使其在艺术表达中有了更多可能性。”

作为当代岭南画坛的代表人物，方士早在其毕业创作中就探索荔枝题材的创新。在1986年的毕业创作中，方士检索前人的荔枝题材创作，发现绝大部分艺术家都集中在表现荔枝成熟时期的形象。通过对荔枝的观察和写生，方士感受到荔枝在成熟时期的生机，于是以此为原型，创作了

## 三 以物抒怀的层累创作

毕业作品《岭南花果·四屏(荔枝)》。

从唐宋诗文到现代艺术，从工笔画到潮州木雕，荔枝文化在不同时期，通过不同载体进行着衍生。当荔枝进入文化艺术场域，完成从物质到精神的跨越，而文化故事的“层累创作”进一步赋能荔枝增值。如位于广东云浮的国恩寺荔枝树，相传为禅宗六祖惠能亲手栽植，其果曾被千金所求，成为一时“传说”。

传说也会落地生根，生长为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潮汕地区流传的“陈三五娘”传说中，书生陈三因接住黄五娘投掷的荔枝而定终身，飞越朱楼的荔枝画出了超越时空的抛物线，使得“抛荔枝”成为粤东婚俗中的重要仪式，延续至今。就此，方士以故乡潮汕地区的荔枝品种为原型，创作

《荔枝传说》，寄寓荔枝文化的沉淀和发展。

“大艺术家对于事物的提炼往往有其独特的敏锐度。画什么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在笔头上有自己个体的状态。要追求创新，与前人有所区别，也要在观察和摹写大自然的过程中，提炼自己的语言，展现自己的气质。”方士特别提到，中国画艺术强调以物抒怀，艺术的生命力在于艺术家找到个性与对象的共鸣。

承载东方美学的荔枝，与各个时代的人们共同构建着艺术与生活的关系。正如方士所说：“从艺术到生活，生活的荔枝而定终身，飞越朱楼的荔枝画出了超越时空的抛物线，使得‘抛荔枝’成为粤东婚俗中的重要仪式，延续至今。就此，方士以故乡潮汕地区的荔枝品种为原型，创作

乡音 何武豪

# 繁花院落对斜阳

# 以少为美

□马庆民

暮春的一个下午，我循着花的清香和乡野间的气息，走进了中国传统村落邦塘村。

放眼望去，村前屋后的一棵树繁花，状如米粒，或银白，或淡黄，簇拥枝头，仿佛千万只细小的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村庄。那是荔枝花，在邦塘村，没有哪一种花能开得像它们那样让我陶醉。

邦塘村分南北两个自然村，中间是一片低洼塘田，庄稼繁茂，一派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。沿着塘岸延伸的横街小巷，是全村的主干道，贯穿南村与北村。纵向的一条小巷相对笔直，顺着地势由红砖铺成，间或有几级青石台阶。两侧是门口相向的古宅。邦塘村共有一百余座古宅，堪称古民居博物馆。这些古宅大多是清代道光、咸丰年间所建，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清代的传统风格，是雷州半岛清代民居的典型代表。

南村有两条小巷至今仍在保留着，分别上书“中和”

“廉让”句。我迈入门楼，沿着小巷慢慢地行走。古宅山墙竖列，下午的阳光从小巷上方细长的天空投射下来，斜照在墙壁上，也照在苔痕覆径的巷道上，一半明亮，一半幽深。

繁花院落鸟鸣。古宅大多不开正门，以边门与小巷相通，称为龙虎门。许多宅第门楼高敞，墙头突出，上有各种灰塑纹饰。一些门楣上的宅名已经模糊，有的甚至被涂抹，无法辨认。高大的木门也有不少油漆脱落，沧桑斑驳，有的半掩着，有的上了锁。从门缝间可见里面的院落，或半壁青苔，或满庭杂草。有些宅院已大部分坍塌，里面长满灌木和藤蔓，但院里的荔枝树、龙眼树等仍在陆续开花，时不时有小鸟飞过，留下几声鸟鸣。看着这些曾经风光显赫的宅院，我不禁唏嘘，这些古宅曾经见证过多少花朝月夕，讲述过多少人间故事，奈何如今也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。真希望这些古宅都能得到

妥善的保护和修复，能够赓续更长久的历史。

就像那座已得到修葺的“居由轩”，如今已重现光华，成为乡村旅游的打卡地之一。这座建于清咸丰年间的大宅院，曾是邦塘村首富李光祖的“客厅”。大门朝南村大巷，三进式设计，门外有一副大石鼓，门内设仪门形制，曲径回廊，幽静典雅，又颇具威严，是一座典型的“府第式”民居。居由轩后来改为学堂，培养了许多人才。清朝中期至清末，该村有功名者100多人，任过六品以上的官吏有十多人，就有不少都在这里读书。

据村民李祖校介绍，邦塘村大多是书香世家，村中还有一座花园式书室叫“南坡别墅”，是清代翰林庶吉士李晋熙所建。这座建筑规模恢宏，建有鱼池、竹苑，可惜大多坍塌。古宅中段有李晋熙宅，院落为三间五房，开间与进深较大，古朴实用。李晋熙乃清同治六年举人，学识渊博，曾执教雷州半岛的濠元书院、贵生书院多年，受业者

众。全村唯一的青砖民居是“中宪第”，位于“仁里”巷尾，乃曾任福建平和县知县的李韶级所建。门头高大，庭院宽敞，水式山墙曲线优美。李韶级在外地任职，曾带回优良的荔枝种苗，植于家乡山坡，味道甜美，乡亲们纷纷仿效广种，该村遂有“荔枝山”之名，村民至今仍感念他。

村民李祖校告诉我，离古村不远处是新村场，村民大多已搬到那里居住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孩子们也大多在新城区就学。

步出巷口，我思忖着，与古民居一起流传下来的是崇文重教的村风，耕读传家的古训已植入村民记忆。准备离开繁花满树的村庄时，回首一望，一座古民居伫立在斜阳里，余晖把碉楼的身影拉得很长，我不禁想起李晋熙《小园》里的诗句：“何必武陵源上去，吾家便是武陵源。”

稿。到退休时，我还打算出一本作品集，作为礼物告慰退休的自己。我要记住，我是这样写着写着慢慢变老了的，正是写了一辈子的字，我才拥有了现在这样无怨无悔、美好而幸福的生活的。

我还要坚持锻炼身体。名言道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我要坚持早晚快走一万步以上，强身健体，为继续好好工作夯实“基础”，解除后顾之忧。

我会用心爱家人。我与老伴要一起唱着《搀扶》，开心走到老；我会关爱女儿，为小家营造爱的氛围，让她也能开心地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

我还会用心生活。做家务、钓鱼、与朋友闲聊，都是我最大的爱好。工作之余，我要充实生活，积极寻觅“诗和远方”，做名副其实的“生活热爱者”。



荔枝花开(资料图片)

# 经得起“时间考验”

□何龙飞

今年是国家推行“延迟退休”政策的第一年，一时间，“延迟”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

按照每季度延长一个月的规定，我对照了一下表格，自己应该延迟1岁零10个月才能退休，也就是要到61岁零10个月时才正式退休。

如今已年满53岁的我，本来工作时间仅剩7年多，这一“延迟”，竟增至9年多。当时有人问我：是喜还是忧？我答：毋庸置疑，是喜呀！既可增加收入，还可多些阅历，多做实事，况且，还能证明自己身体健康，多美好啊！

没想到的是，我与一些“延迟”的老同志交谈后却得知，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都不积极，觉得都是“等退休”的人了，哪还有干事业的雄

心，看着年轻人多出彩就好啦。结果，我也受到影响，跟着他们直叹气。

老父亲洞察了我的内心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么儿，工作来之不易，一定要格外珍惜，越是临近退休，越要坚守岗位，发挥好老同志的表率作用。再者，与其虚度光阴，不如力所能及地多做事，退休以后才不会后悔啊。”

这话倒说到了我的心坎上。我如醍醐灌顶，“延迟”不是想让人们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，充分发挥作用，多作贡献嘛。即使是“传帮带”，我们也可以尽力而为，才不愧对初心，不愧对每月的收入，日子也能过得更有滋有味。否则，岂不是成了虚度光阴的人？

面对老父亲的善意提醒和开导，我心怀感激，答应他一定

会让自己做一个经得起“时间考验”的人。

既然决定用心干好工作，那在以后的工作时间内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认真想了想。

我要继续热爱工作。我是一个把爱好与工作结合得最好的人，这本身是一件幸福而快乐的事。所以，我要继续发自内心的热爱工作，更何况我所在的单位就像一个“小家庭”，人少但大家相处温馨、融洽，我又怎会不热爱回单位上班？

我要继续用心写作。文学写作一直是让我精神世界无比丰富的事情，30多年来的写作实践证明：坚持就是胜利。我一直在坚持用心写作，在以后的工作时间内，我还会坚持每周创作4篇散文或随笔，并积极投

花钱购买的。”

可见“少”之妙，在于舍得，在于回归真我，在于找寻生命真谛。

物质上的“少”，常常可以得到精神上的“多”。因为执着得少了，心会更纯净，做事也更专注，反而会感到特别幸福快乐。

那些在生活中追求“多”的人，凡事都喜欢满，但满可能意味着堆砌、杂乱、心绪不宁，因为欲是填不满的沟壑。他们不明白白占有的时候，自己也正在被占有。正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所说：“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树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，有必要学会放下一些多余的东西。

比如，年少时，我们喜欢暴饮暴食，但随着年龄增大，却越来越喜欢“半饱”。其实“半饱”也是一种“少”的境界。试想，如果禁不住美食的诱惑，一股脑儿地把东西全塞进胃里，不管是食物的味、香、美，还有细嚼慢咽的享受，都会变得混沌不清，更增加身体的负担。如果坚持“半饱”，吃到七分就放下筷子，你会发现，此时美味意犹未尽，绵绵长长，带给自己的不光是身体上的舒适，还会有精神上的满足。

母亲以前很喜欢购物，家里大大小小的柜子塞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，但她又舍不得丢，为此，总是苦恼。后来她读到一篇“断舍离”的文章，似乎醍醐灌顶，竟开始尝试处理掉那些多余的衣服、许久未动的书、厨房里的瓶瓶罐罐……渐渐地，她舍弃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但心情却越来越好。

从绘画、书法到写作，艺术之美，在于少墨，在于留白；从喝茶、吃饭到家务事，生活之美，在于简洁，在于断舍离。其实这都是“一种”“少”，这种“少”，是明心见性的返璞归真，是历尽千帆的淡定从容。

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但决定人生活质量，不是八九，而是一二。可见“少”并不是贫瘠，细细品味，“少”更像山顶的那杯茶——有一种美，自在其中。